

张家口是此次考察之行的第一站。我们的行走路线有点特别，先径至最北端的大境门，然后折返，一路走回市区。事后，茅老师说，这样走一下是为了亲身体验上、下堡之间的步行距离。历史上张家口有两个城堡，北边为上堡，南边为下堡。据《万全县志》，明宣德四年（1429），明将张文卿沿清水河西岸、据张家口隘口七里筑军事城堡，称“张家堡”。隆庆五年（1571），明朝与蒙古俺答汗部达成互市协议，俺答汗受封为顺义王，并在宣府、大同等地设立马市。宣府的马市就在张家堡北五里处。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），明朝在互市地建新堡，取名“来远堡”。两堡南北相对，张家堡在南，称“下堡”，来远堡在北，称“上堡”。下上两堡，也就构成了张家口的城市基础。

《万全县志》所绘清代张家口上堡、下堡图。

大境门是连接内地与边塞的交通要道，其西侧又有小境门。关外有东、西太平山巍然对峙，形势十分险要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大境门内侧的就是来远堡。据记载，堡周长二里余，城墙高三丈五尺，堡开南、北、西三门，东临清水河，在河畔筑堤建坝。在它建成时，正值明廷与俺答汗之间实行“茶马互市”的和平时期，于是便成为京西最大的互市之所。时人形容堡内“百货纷集”，堡外“穹庐千帐，隐隐展展，盖一时之盛也”。

来远堡主要为互市贸易服务，交易也在堡中进行，因此又称为“市圈”。至清之中叶，“商贾辐辏，市面繁荣，殷实商号靡集市圈”。（《万全县志》，张家口概况，建设）现在来远堡建筑基本已不存，惟北东北、西北角，尚存若干旧城墙残垣。站在城墙上，向南眺瞰，可见当地政府在在大境门内侧正在修建明清仿古建筑与街区，再往南，则是张家口市区新建的高层商品房。

在大境门城墙上，向南俯瞰，右侧有来远堡城墙残垣。

从上堡徒步至下堡，大约花半小时。两堡相连接的地区，原来是满洲八旗驻扎的军营和校场，现在已划在市区范围内，是一片正在开发的地带，所见与一般北方城市无异，满眼都是工地，到处在盖房子。我们一进入下堡的核心区域，也就是“堡（当地读bǔ）子里”，感觉一下不一样了。堡子里，是张家口堡的俗称，也是张家口最早的城区，初建于明宣德年间，至今有近600年的历史。晚清中法战争，张佩纶以福建马江战败，遭褫职流戍张家口的处分，据《润于日记》的记载，他在张家口的住所就位于堡子里（下堡）的南门。现在堡子里的街道、建筑的格局，还基本保存了民国初期的风貌，衙署、会馆、钱庄、商行、关帝庙、文昌阁、戏台、钟鼓楼一应俱全，多数建筑都已成了居民大杂院，虽然一律都圈在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内，但尚未经过大规模的改造，保留了近百年城市变迁的原汁原味。

张家口堡（下堡）南端入口处牌坊。

关帝庙，下堡。

戏台，远处是位于下堡中心的文昌阁。

清初沿袭明制，以沿边定点互市作为对蒙贸易的主要形式，张家口凭借其地理位置的优势，成为内地行省与蒙古地区商业贸易的中转站。至18世纪中期，经清政府允许，俄国开辟了经恰克图、库伦、张家口到北京的商队贸易路线，而当时内地商人至恰克图者，绝大多数都是山西人。张库大道的贸易集散地，就在张家口大境门。当时输入商品以皮毛为最大宗，最大出口品则是茶叶，由俄商直接由汉口等产区采购、制造，经张家口转运到恰克图，或是华商贩运到张家口，再转往恰克图。张库商道南承京津，辐射湖广，北面一直延伸至俄国恰克图，影响直达欧洲，在鸦片战争前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，这条商道是中俄贸易的唯一通道，张家口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陆路商埠。

张家口是山西商人的大本营。随着贸易发展，货币流通量大增，尽管当时对蒙、对俄贸易主要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，但在中俄恰克图通商后，商品周转期延长、商业经营资本不足、不同货币间汇兑困难的情况，促进了办理存款、汇款、放款业务的各种钱庄、票号、账局的兴盛。1892年来到张家口的俄国人德兹波里耶夫，曾记述当时的下堡除了商铺，还分布有许多钱庄：

下堡为张家口最老而且最富庶的地区。张家口批发商人的住宅和仓库全都集中在这里。从北到南纵贯下堡的大街叫武城街，批发商的住宅和商行就留分布在这个中心地带。下堡的北部集中着皮革作坊和皮匠铺。.....在下堡的小街上，最引人瞩目的是各种钱庄。.....据说二十年以前，许多山西人把自己的资本从内地转移到张家口来，使这里钱庄的数量大为增加。这些新开的钱庄在张家口成为银行，他们的资本一般在五千两到二万两之间。山西人在张家口开的老的钱庄叫“票户”，资本达到几十万两。

最早的一家账局名“祥发永”，即乾隆元年（1735）由山西汾阳县商人王庭荣出资四万两开设的。我们在下堡找到了祥发永的旧址，现在已经为普通住家所占，而细观其建筑装饰，还保留着山西民居的特色。

祥发永账局，下堡。

世合德钱庄，下堡。

宏盛票号，下堡。

当地转口贸易的繁荣，给清廷开辟了财源。雍正九年（1731），在张家口设钦差户

部署，专司收税事务。张家口税关带有陆路边关的性质，收入来自于蒙古、俄罗斯贸易之商税，乾隆时期每年税课定额皆为20000两，对比同时期的扬州关，税额也不过44000两。奥妙之处在于，户部管辖的税关其课有正额、有盈余，而张家口的关税盈余归皇室收入，也就是说落在了“乾隆皇帝的荷包”里。据张家口征税档案，乾隆十二年，盈余交内务府21396.3两，已经超过给户部税银；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，与俄国的贸易量增加，盈余达到三万多两。（赖慧敏：《乾隆皇帝的荷包》，中华书局2016年，153页）

《万全县志》所绘张家口下堡图，户部署在下堡东侧。

张家口的转口贸易，对于俄国来说同样意义重大。俄国一直企图在张家口设立铺房行栈和领事馆。直到光绪七年（1881），据《中俄改订条约》（《圣彼得堡条约》）规定，俄国在张家口取得建造铺房行栈的权利，但最终没有设立领事馆。后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通，张库商道衰落。到了民国时期，日本势力逐渐进入这一区域。

俄国立昌洋行旧址，下堡。

日本三井洋行旧址，下堡。

总的来说，张家口作为一个从军事要塞和边贸互市发展起来的城市，一开始就不是地方行政中心，所设官署少，行政职能主要限于军事防御和税收两方面，比较简单。我们看《万全县志》所绘下堡地图，除了钦差户部署以外，有限的城堡范围内建有守备署、协标署、中营署三处屯兵营房及军用仓场、校场等设施。其他后来陆续建设的衙署，如张家口理事同知署、察哈尔都统署、副都统署，管辖的都是口外察哈尔八旗事务及旗民互讼事件。有意思的是，到清朝中期，随着商业店铺和皮毛加工、制碱等手工作坊日益增多，居住人口增加，张家口的城市规模已超过一般县级城市，但它却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城市管理机构，而是隶属于万全县，受万全县丞管辖。在张家口下堡设有万全县丞署，万全县丞每周来此办公三天。直至光绪七年，张家口理事同知改为抚民同知，其权限才扩大到兼理本地民事，和内地地方官没有区别。

中营署，下堡。

万全县衙。按张家口行政隶属于万全县，受万全县丞管辖，下堡所设应为万全县丞署衙。

张库大道、恰克图贸易整整兴盛了一个半世纪，到了十九世纪末，开始衰败。衰败的原因中最重要的，自然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，商道改途。到了俄国革命、蒙

古革命之后，在库伦、买卖城和恰克图的山西商号被查封，资产被没收，这一条商道完全中止了。（茅海建：《张库大道与西伯利亚大铁路》）张家口也不复昔日“皮都”、“陆上商埠”的盛况，不再是中国北方连接蒙古地区与俄罗斯的商业中心，只是一个地区的政治中心。

繁华消散，生活依旧。走出堡子里的时候，已近黄昏，日头西斜，市声仍然嘈杂，行人却已倦怠，走在被水冲刷过的石板路上，有种清凉、悠缓的感觉，好像时间一下停了下来。不过，因为2022年北京和张家口联合举办冬奥会，这个城市的建设却正在进入快车道，从上堡走到下堡的一路上，随处可见的脚手架和高高的塔吊，便是明证。京张高铁已经上马开工，按计划2019年底建成，到时乘火车从张家口到北京的时间将缩短到一小时。张家口这个城市会迎来它的第二春么？

湿漉漉的下堡街道。

下堡古建的内部，多数已为居民杂院。

张家口全城上下正为准备2022年冬奥会而奋斗。